

故宅过客



王冲霄◎著 东方出版社



这是一座古老的宅院，从前，它叫紫禁城，
曾经住过两家人，一家姓朱，另一家，姓爱新觉罗，
关于宅院的各种故事，很多很多很多，但真正了解的人，很少……

故宮過客

王冲霄◎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贾立钢 傅跃龙
特约编辑：张 炜 刘太荣 李亚平
装帧设计：门乃婷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宫过客》/ 王冲霄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6.7

ISBN 7-5060-2581-7

I. 故... II. 王... III. 电视纪录片 - 拍摄 - 概况 - 中国 IV. J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1928 号

书 名：《故宫过客》

拼 音：GUGONG GUOKE

作 者：王冲霄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社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 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网 址：<http://www.peoplepress.net>

印 刷：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680 毫米 × 980 毫米 1/16

印 张：14.125

字 数：19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60-2581-7/J

定 价：28.00 元



第一章 冬至的阳光 1 /

阳光如水,缓缓流淌,渗入太和殿的窗棂,漫过光洁如镜的金砖,绕过巨龙缠绕的金柱,从东西两壁高大壮阔的紫檀龙柜倾泻而下,至宝座中心龙椅前,已是澎湃之势不可阻挡,巨浪滔滔,直击高悬宝座上空的“建极绥猷”巨幅匾额。

那一天,我们透过取景器,看到了一座飘浮在阳光海洋中的龙宫,它穿越 580 多年晦暗不明的时光,与我们在一片灿烂中偶然相遇。

第二章 第十个小兽叫行什 21 /

行什,如果他真的是雷震子,传说中周文王第一百个儿子,那他坐在紫禁城最高的屋顶上,500 多年都在想什么呢?

凡夫俗子们的恭维、祭祀对他而言,似乎都无意义。人类敬畏天神,更要敬畏同伴。骨肉相噬的紫禁城,行什如何保佑?

早一道雷电,劈他个烈焰飞腾,天火熊熊。

第三章 凤凰落在交泰殿上 39 /

我们镜头的脚步最后停留在交泰殿前,在它被岁月肢解而龟裂的额头上,那只翩翩起舞的彩凤乘着雪花注视着,那些女人美丽而哀伤的梦想注视着。

被爱,被伤害,被凌辱,被杀戮,紫禁城的女人,梦想常于诞生处毁灭,又于毁灭处诞生。

因为栖息在交泰殿上的那只凤凰相信,涅槃才是她永不停息的命运。

第四章 少了一行门钉 59 /

朱厚照结束了无间道的徘徊。

2

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大玩家在这一天诞生了，他的玩具是整个帝国。他的面孔很像暴风雨前的天空，这一天开始，雨如倾盆，整个帝国礼制的堤坝土崩瓦解；雨如皮鞭，整个帝国文官集团的尊严遍体鳞伤。

第五章 为皇帝的母亲 81 /

随着大门的隆隆声响，这位沉睡多年的老人缓缓睁开眼睑，隐匿在宫院尽头的记忆被重新点缀颜色，沉默的叙事如同满园的丁香，向夏日的天空锲而不舍地生长。响亮的现实此刻离我很远，一个映像浮现又迅速被另一个映像覆盖，老人的目光如此急切，以致令我常常在历史的花园里迷失方向。

第六章 天空之城 101 /

在很少有人仰望星空的后世，这块石头提醒我们，从名来以往中偶尔抬起头想一想，紫禁城与浩瀚宇宙中，那座天帝居住的圣殿有着怎样神秘的联系。

它在提醒我们，紫禁城的诞生、成长，涌动其间的第一推动力，其实就是向天帝表达敬意。

紫禁城，分明就是一座天空之城。

只是，今天的我们，已经淡忘了打开这座城门的密码。

第七章 地下 123 /

皇帝点燃了一堆欲望的篝火，上面翻腾炙烤的，是臣下的良心。

这些饱读诗书的才子，这些自命清高的儒生，戴上你虚伪的面具像狗一样快乐而胆怯地生活吧。把你所谓的道德优越感，通通抛到你的主人这边吧！

道德优越感，为皇帝独家拥有，盗版必究！

故宫过客

第八章 太子宫的不速之客 147 /

这祖孙四人沿着命运的回声起伏滑落，他们的路径惟一的交点就在这张相片上。300多年后，我坐在当年的地方，看着他们一点点聚拢，然后分离，消散在似有似无的宫墙上方。一张面孔融入另一张面孔，一个瞬间融入另一个瞬间，在这座由死亡的树木和石头构成的城池里，他们的梦没有根，他们的血被凝结，他们的歌寂静无声，只有一张并不存在的相片，让四段命运交叉为一个打不开的死结。

第九章 阉城 167 /

这是魏忠贤在人间听到的最后声音。自缢而亡的魏忠贤走完了一个赌徒标准的一生：他下注，然后等待，赢了一切，又输得精光，最后，他死了。

在他身后，帝国文官们又开始了势如水火的斗争：阉党、东林党、邪党、正党……

更多的文人，索性放弃了政治，他们远离紫禁城，在家具、瓷器、诗文以及秦淮河的灯火中品味并创造着生活，无与伦比的精致，后人只能望其项背。

第十章 黑色鸟群 193 /

那一片黑色的云彩，降落在紫禁城金色的屋顶。今天，这些通灵的神鸟，并非为觅食而来，它们停留在高处，在那里它们是尊贵的客人，在那里有一座我们看不见的紫禁城。

一座城的记忆有多重？一座城的灵魂能够走多远？飞翔还是坠落？日日年年，永无止境的岁月，为自己的梦想找了一处居所，这座居所就是屋顶上的故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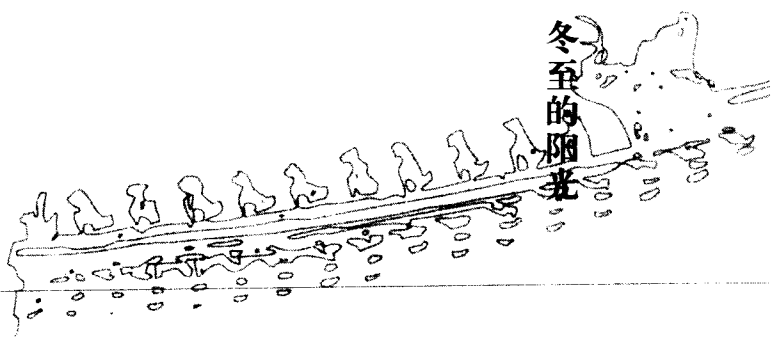
尾声 215 /

3 (目)

(录)

第一章

冬至的阳光



阳光如水，缓缓流淌，渗

入太和殿的窗棂，漫过光洁如

镜的金砖，绕过巨龙缠绕的金

柱，从东西两壁高大壮阔的紫

檀龙柜倾泻而下，至宝座中心

龙椅前，已是澎湃之势不可阻

挡，巨浪滔滔，直击高悬宝座

上空的「建极绥猷」巨幅匾

额

那一天，我们透过取景

器，看到了一座飘浮在阳光海

洋中的龙宫，它穿越580多年

晦暗不明的时光，与我们在

一片灿烂中偶然相遇。



一只乌鸦久久地倚在太和殿的飞檐上，睡得很沉。

2004年12月22日，农历冬至。北半球最温柔的阳光在紫禁城的屋顶上，细密地生长着，为疲惫的栖息者披上一层金色的霓裳。

《后汉书》说：“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这一天，住在北京南城的百姓可以躲在自家的院子里，听到銮仪扈驾由远及近，皇帝在这一天要到天坛祭天。而百官免朝，军队待命，边塞闭关，商旅停业，通通过节放假了。

《故宫》摄制组没有放假。冬至，我们要用镜头记录下太和殿一年中最难得一见的奇观。

现代天文学测定，冬至日太阳直射南回归线，阳光在北半球的角度最低，因此日影最长，阳光照射进房间最深。据说，明清两代时的阳光，在这一天，可以深入太和殿，直达皇帝龙椅。皇帝在冬至第二天，会举行盛大的庆典朝会。冬至次日的大朝会，与农历元旦（今天的春节），皇帝的生日，并称帝国三大节。古人相信，这是一年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天。在度过了最漫长的一个黑夜后，白天将一天天变长。“冬至，阴极之至，阳气始生”。

冬至了，春天还远吗？

这一天，匍匐在太和殿外数以万计的王公大臣、銮仪侍卫，将看到一座晶莹剔透的金色宫殿。他们的皇帝，端坐在灿烂如金的龙椅上，灿烂如金的龙袍，照耀着臣子们几乎错乱的神经：那个人不是天帝的儿子，还会是谁？

这一天，阳光仿佛不是从天而降，而是从龙椅上发射出来的。

龙椅，才是冬至的太阳？

然而，今天的人们可能并不知道，这把龙椅曾经被人换过，并且向后又移了一步。



这个人,叫袁世凯。

民国以来的历史,对袁世凯已经冠以若干确定无疑的头衔,其中最著名的是“窃国大盗”。出卖戊戌七君子,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签订卖国的 21 条,复辟帝制等等。在今天中国人的印象中,袁世凯是一个有些卡通的坏蛋形象。

如果历史真是如此简洁明了,倒也省事。

1908 年 4 月 20 日,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汤玛斯·E·米拉德见到了这样一个袁世凯:

“袁世凯走了进来,早就听说袁非常沉湎于他那艰苦的工作,并且这工作也极大地耗损了他的体力和心神,但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目光炯炯,敏锐的眼神显示出他对自己手中掌握的事情非常关注,袁的整个面貌都显示出他身体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

“在西方人的眼里,长期以来代表大清国形象的,只是从四万万芸芸众生中站出来而非常突出和确定的几个人而已。正是这些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或许他们能开辟出一条道路,以迎来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袁世凯就是这些人物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也确实在这些趋向进步的高层官员中被推认为第一。在大清国所有官员里,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的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现代化的人。

“袁当然不是大清国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富有才干,野心勃勃。在李鸿章死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中,他看到了自己成为大清国政治舞台第一角色的机遇。”

《纽约时报》的评价,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袁世凯。哪一个更接近于真实?

袁世凯作为大清国稳健而富于实力的改革家形象,一直延续到 1911 年武昌起义。在与大清国孤儿寡母和革命党一干新锐的周旋中,袁世凯真正成为众望所归的中国政坛第一角色。

1911 年 12 月 29 日,独立各省都督代表集会南京,推举孙文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无钱无兵的孙文随即电告袁世凯:自己只是暂代临

故宫过客

时大总统,一旦袁世凯反正,随时让位。半个月后,孙文再次致电袁世凯,重申承诺。

其时,无论是各派革命党,还是国际社会,甚至中国普通民众,无不
对袁世凯寄予厚望。中国在那一时刻,似乎真是到了非袁不可的境地。

袁世凯果然争气。

1912年1月26日,中国历史上不能被忽略的重要一天。末代皇帝溥仪在多年后这样回忆起那一天:

“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毯上跪着一个粗壮的老头,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人,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

6岁的小皇帝哪里知道,袁世凯的几滴眼泪,顷刻间革了中国几千年帝制的命。

兵不血刃,国体巨变。袁世凯的政治智慧,一时无二。

2月12日,溥仪下诏退位。退位诏书末尾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是袁世凯授意添上去的。

革命党一诺千金,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也许就是那个时候,袁世凯忽然发现,皇帝的龙椅,竟然离他如此之近。

命系一念。

二

如果袁世凯在1915年12月没有登基称帝,他可能只是一个道德品格不那么高尚的政治家;如果他和自己的继任者对舆论控制有度的话,他或许将以共和缔造者的身份,像英雄一样永载史册。他那副圆头胖胖的样子,不正暗合了人民对民选领导人亲切平实的想象吗?

然而,他偏偏要登基称帝。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一书中分析说：“回顾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政治制度，原都是整个民族在数千年中，从生活实践中慢慢发展出来的文化整体。在这个整体的结构之内，帝王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围绕着这个帝王，还有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和与它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系统。它们是相辅相成，一转百转的整体。因此要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度（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或帝国制度（像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这种制度转型，就非三年五年之功了。事实上，东西方历史都告诉我们，这项转型运动需时数百年，始能竟其全功。

“而袁世凯，我国近代社会政治转型期中，不幸的当国者之一也。袁世凯之当国正值我国近代社会，政治转型的开辟时期，而他又天生是个‘治世能臣，乱世奸雄’的曹操型人物，主观的个性和客观历史发展的轨迹，两者凿枘不投，怎能不粉身碎骨呢？凿枘不投是普遍现象，袁氏则较甚于他例而已，无足怪也。”

袁世凯登基的日子原定在1916年1月1日，地点当然在太和殿。筹备大典时，原本令袁世凯魂牵梦绕的龙椅，却成了一个颇为棘手的物件。袁世凯是五短身材，坐在清帝遗留下的巨大龙椅上，脚不能着地，头不出椅背。想想自己在登基大典上可能像一枚悬在半空中的肉丸子，盛满冬日阳光的金色台基，分明就是一口沸腾的油锅。

袁世凯于是命人为自己量身定做了一把新的龙椅。

既然是改朝换代，就要有新气象。融入世界潮流切合新皇帝的风格，于是一尊中西合璧的龙椅很快造好了，坐面极矮，椅背极高。椅背上有一个直径二尺的圆环，由白色缎制成，以彩色丝线绣成古代十二章图案。这就是袁世凯设计的洪宪帝国的国徽。

既然是龙椅，就要安放在金色台基中心位置。然而，一个古老的传说再次令袁世凯心有忌惮。太和殿上方顶棚，正对龙椅的地方，是一枚衔在龙口中的巨大的轩辕镜，相传为黄帝所造，它高悬在龙椅上方20多米的空中，注视着一代又一代的真命天子。一个可怕的预言：如果哪位并非龙种的人出现在它下面的龙椅上，这枚轩辕镜将落下，砸死那个

故宮通客

薄命的倒霉蛋。

袁世凯终究没有这份自信冒此风险。于是,那座中西合璧的龙椅,被向后移了一大步。

袁世凯要当皇帝的消息遍传天下,没实力的平头百姓一片欢呼:又有热闹可看了。而且他们听说新皇帝出手阔绰,四万万国民,每人赏银元“袁大头”一枚。有实力的军人和政客则摩拳擦掌,他们又一次幸运地被抛到了重写历史的转折关头。

可袁世凯最终并没有像预先设计的那样,在1916年1月1日出现在太和殿的龙椅上。他提前了半个多月,在中南海匆匆登基。由于事发突然,很多人来不及换上礼服,袁世凯自己也没有穿上早已准备好的龙袍、皇冠,而是穿着大元帅戎装,站在龙椅前接受朝贺。现场没有司仪,朝拜时一片混乱,有的人行三跪九叩大礼,有的则三鞠躬了事。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朴素的一场登基大典。此情此景,袁世凯会作何感想?他是否再次质疑了自己“真命天子”的身份?他是否预见到半年后自己凄凉的死亡?

迅速死去的袁世凯是幸运的,他不必看到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爱将互相厮杀,也不必看到曾经许诺“帮助中国强大”的日本屠杀了整座南京,他更不必在四万万国人的诅咒声中度过晚年。他惟一的麻烦,可能是到达天国后,如何面对那些熟人,如何解释他对他们所做的一切。

或许,直到今天,他仍在那里喋喋不休。或许,他始终缄默不语。

只有那把为他量身定做的龙椅,不尴不尬地立在太和殿里,一晃就是30多年。椅背上袁世凯精心设计的缎面国徽破败撕裂,露出了一团稻草。而那把袁世凯不愿坐上去的真正的龙椅,究竟在哪里呢?

1959年,故宫工作人员在整理家具库房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把残破的龙椅。朱家潘先生对照一张1900年的太和殿旧照片,发现它很可能就是失踪了近半个世纪的太和殿龙椅。

洗去污垢后,一座髹金雕龙的大椅呈现在眼前。它有一个圈椅式的椅背,四根圆柱上承三龙作弧形。正面高阔而两扶手渐低,正面两柱各蟠一龙。椅的背板平雕阳纹云龙,座面与底座相连,底座是一台宽约

五尺，深约两尺多的须弥座。从髹漆的方法和雕龙的造型，朱家潜先生判断，它很可能是明嘉靖年间遗物。

1963年，故宫决定重修龙椅。文物修复厂的师傅历时一年，才告完工。

今天，立在太和殿中央，接受无数目光朝拜的，就是这座嘉靖以来，明清两代皇帝坐过的龙椅。

2004年冬至日，我们摄影机镜头所面对的，也是这座龙椅。

三

阳光如水，缓缓流淌，渗入太和殿的窗棂，漫过光洁如镜的金砖，绕过巨龙缠绕的金柱，从东西两壁高大壮阔的紫檀龙柜倾泻而下，至宝座中心龙椅前，已是澎湃之势不可阻挡，巨浪滔滔，直击高悬宝座上空的“建极绥猷”巨幅匾额。

2004年冬至日太和殿的阳光，被我们

以延时摄影的方法，永远记录下来。那一天，我们透过取景器，看到了一座飘浮在阳光海洋中的龙宫，它穿越580多年晦暗不明的时光，与我们在一片灿烂中偶然相遇。

1420年12月8日，北京紫禁城竣工。《明实录》惜墨如金：“癸亥，



▲ 太和殿

故宫过客

初营建北京，凡庙社、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至是成。”

半个月后，传统的冬至次日大朝会，就在新落成的太和殿举行了。

1420年的冬至，北中国的阳光是否与今日一样？那些第一批见到紫禁城的人们，他们的感受，与今日的我们，有怎样的不同？

那一天的庆典，有几个与这座宫殿休戚相关的人，应该别有滋味在心头。

蒯祥，木工出身，能主大营缮。史书记载：“凡殿阁楼榭以至廊曲宇，随手图之，无不中上意。又说他能双手各握一笔画双龙，合之如一。”

陆祥，以石作见长。他“有巧思，尝用石方寸许，刻镂为方池以献，凡水中所有鱼龙荇藻之类皆备，曲尽其巧。”

蔡信，主持工艺。当时天下绝艺皆征召入京，“悉遵信绳墨”。

杨青，瓦工。有一天在宫中抹墙，灰迹未干，却被一只蜗牛爬成异彩。刚巧永乐皇帝朱棣视察现场，以为祥瑞。问其名字，回答只有乳名阿孙。朱棣于是说：现在是杨柳发青季节，就赐名杨青吧。杨青后来主持瓦工工程，“凡制度崇广，材用大小，悉称旨”。

这些技艺卓绝的大匠，将自己的指纹深深印刻在紫禁城的宫墙殿堂。他们幸运地被史书记下了名字，并被开心的朱棣赐予官职，由此才可能出现在1420年冬至次日的大典上，在弥漫的阳光中，见证自己的作品轰然面世。

而在紫禁城漫长的肇建中一天天老去甚至死去的那十万工匠，那百万壮丁，则湮没在历史的雾霭中，成为永远沉默的大多数。

沉默的还有那曾经生机无限的崇山峻岭。

今天的太和殿高近27米，面宽近64米，进深37米，建筑面积2376平方米，为世界现存最大木制结构建筑。

当我们为太和殿的宏伟嗟叹之余，不妨展开一点想像力：将大殿的高度再升起8米，将面宽再拉开30米，将进深再延展20米，那将是怎样的一座宫殿？

这座放大一倍的太和殿，叫奉天殿。1420年的冬至，永乐皇帝朱棣



就是坐在这里迎接一年中最丰沛的阳光。

而支撑奉天殿的，是一种合围可达 90 米，高可达 45 米的木材——楠木。

李时珍《本草纲目》说：“楠木生南方，而黔、蜀诸山尤多。其树直上，童童若幢盖，枝叶森秀不相碍，若相避然，故又名‘交让木’。叶似豫章，大如牛耳。干甚端伟，高者十余丈，巨者数十围，气甚芬芳，纹理细密，为梁栋器物皆佳，盖良材也。”

这种高贵的巨树生长在中国最险峻的山岭。“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由于忌惮地势幽险、运输艰难，直到元朝灭亡，历代宫殿建筑，一直没有大量采用楠木。所以它千百年寸寸生息，得以成材。

然而这一次，千年楠木，遇到的是永乐皇帝。一个刚刚从侄子手中夺下江山的弑君者，一个在对前朝旧臣斩尽杀绝中心理失衡的新皇帝。

在南京宫殿里，朱棣不会感到舒服。他的侄儿建文皇帝就是在这里，在一场大火后神秘失踪，这座宫殿让他时时感受到森森阴气。在梦境里，他常常回到那个叫北平的地方，朱棣 21 岁被分封到那里做了燕王，从那里带出的子弟兵一路以弱胜强，帮助自己登上皇帝宝座。

现在，他要在那里建一座真正属于自己的，空前绝后的皇宫。只有在那座皇宫里，才盛得下他气吞万里如虎的胸襟；只有在那座皇宫里，他才能找到真命天子的全部感觉。

那座皇宫是一份证明。

那座皇宫叫做紫禁城。

于是，当 1406 年的夏天来临之际，楠木该出山了。

千万年始成的栋梁，终遭浩劫。

工部尚书宋礼亲自赶赴四川监工。在马湖府山，他们收获颇丰，“围以寻尺，干逾寻丈者”不计其数。然而，这些超级大材要运出山外需要砍树开道，“庸万夫力乃可”。

木材被辗转运至河道，奇观呈现。《嘉靖马府志·提封上》这样记载：“一夕，木忽自行达于坦途，有巨石巍然当其冲，夜闻吼声如雷，石划自

故宫通考

开，木由中出，无所齟齬。度越险岩，肤寸不损；所经之处，一草不掩。”

这样的奇观显然也令永乐皇帝大为震撼，他提笔册封马湖府山为“神木山”，那些巨型楠木被称为“神木”。

神木运到北京后存放于崇文门外的神木场，其位置大约在北京广渠门外双井附近。今天这里高楼林立交通不畅，神木何在？

大规模的采伐持续10年，1417年宫殿终于开工。10年间究竟有多少楠木被伐？无据可考。但可以确定的是，永乐皇帝几乎没有给后来者留下多少机会。三大殿几度重修，越修越小就是明证。

还可以确定的是，深山伐木，吏民“入山一千，出山五百”，“产木之地，人民无几，即尽其州县之老壮男妇，不过一二百人”。

几乎遭遇灭顶之灾的，还有紫檀。

今天，在太和殿东西两壁，还各有一口雕龙大柜，它们高近4米，宽2米多，深近1米，相当于普通房间的一面墙壁，全部以紫檀制成，里面陈列象征最高政权和法统的三代鼎彝。其实明代在这里原有紫檀雕龙大柜8座，而紫檀家具更是遍布紫禁城。

紫檀素有“百年寸檀，寸檀寸金”之说，近代西方人，一直以为这种珍贵的木材只能制作小巧器物，没有大料。而到了中国之后才明白，全世界成材的紫檀，几乎全部汇集到了中国。

而中国，并不出产紫檀。紫檀产于东南亚，数量稀少，成材需要数百年。永乐皇帝派出的浩大舰队七下西洋，尽管今天的人们对其目的仍然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东南亚的成材紫檀，几乎被郑和一扫而空。

果真是空前绝后！

四

紫禁城出生时的样子，中国的史书几乎没有记载。今天能够获得的最早文字记录来自一本私人日记《沙哈鲁遣使中国记》。

“那天晚上，在那座大城中，每人都用火炬，蜡和灯把屋舍和店铺照

得通亮,使你以为太阳已经升起……那座宫中有十万人,他们来自契丹、中国、摩秦、喀尔马克、吐蕃、柯模里、哈刺和卓、女真和沿海各地,还来自不知其名的别的国家。”

波斯使者火者·闾耶速丁是被郑和的宝船带到中国的。1421年2月1日,中国的春节。永乐皇帝要在全世界的使节面前,展示他最新的伟大作品。

火者·闾耶速丁随同浩浩荡荡的队伍向那座神秘的皇宫走去。这些人或许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脚步,已经开启了一部交响乐的前奏,这部交响乐名为——紫禁城。

到达大典上演的三大殿之前,要穿越五道大门,步行1700多米。第一道为大明门,第二道承天门(天安门),第三道端门,第四道午门,第五道奉天门(太和门)。

大明门于20世纪中叶被拆除,1976年在其遗址处修建了毛主席纪念堂。今天,这里与天安门城楼之间,是一块世界上最大的广场,视野开阔旷远。而在明清两代恰恰相反,这里是一条由两列连檐通脊的廊房夹束而成的幽深狭长的T型广场。这两列廊房由大明门内东西两侧发端,自南向北约1华里,在承天门(天安门)下金水河前折向东西,外面围以红墙,并与东西长安门的垣墙相接,以此合围而成封闭的狭长空间,这两列廊房称为千步廊。

人们秩序井然地步行近千步,走在这条悠远的街道上,目光所及,远处的承天门(天安门)显得尤其高大神秘。

浅吟低唱,紫禁城交响乐的前奏缓缓升起。

走过千步廊的前导铺垫,第一小节的高潮和着金水河的潺潺波动,承天门(天安门)的弘敞壮丽扑面而来。

穿越承天门(天安门),前方是建筑形制与之相似但体量较小的端门,两侧朝房合围了一个面积不大的方形广场,交响乐进入了平淡的过渡段落。

午门前广场与端门前广场同宽,但长度是其3倍,午门阙门合一,两翼向南飞出形成凹字造形。三面合围的空间拉近了午门与人的视野

故宫过客